

辽太祖
阿保机

王占君 著

华夏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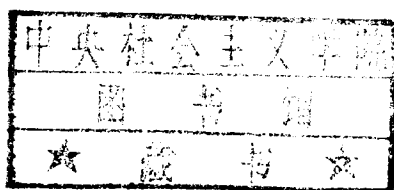
K827.46
3

99198

辽太祖阿保机

王占君 著

DJ48/21



华夏出版社
1997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辽太祖阿保机/王占君著. - 北京:华夏出版社, 1997. 7

ISBN 7-5080-1318-2

I. 辽… II. 王… III. 耶律阿保机 - 生平事迹

IV. K827.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11948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民族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12.25 印张 306 千字 1 插页

199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1—5000 册

定价:19.8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讀書不怕難
奉獻是模範

吳階平題

一九九五 年五月十九



作者王占君和夫人刘昆舫

作者小传

王占君同志，1944年12月生，汉族。国家一级作家，全国自强模范，中国文联首届“世纪之星”。1975年下肢瘫痪后，已创作出长篇小说22部，中篇小说17部，影视作品6部，共发表作品800余万字。其中，长篇小说《契丹萧太后》获首届全国“奋发文明进步图书奖”一等奖，获首届“东北文学奖”。长篇小说《白衣侠女》获首届“中国通俗文艺优秀作品奖”，获辽宁省人民政府奖。长篇小说《蝎子沟暴动》获首届全国“乌金奖”……他还荣获了国务院颁发的一等政府特殊津贴，入选《中国文学大辞典》、《世界华人文化名人传》等十数部辞书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中国大众文学学会理事，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理事，中国俗文学学会理事，阜新市文联主席，阜新市作家协会主席等。

第 一 章

公元9世纪末叶，曾盛极一时的唐王朝，已是强弩之末，日薄西山。藩镇割据，各霸一方，大唐帝国已处于分崩离析的末日。就在唐朝统治者自顾不暇之际，在他们鞭长莫及的疆土的东北部，居住生活着的数十个少数民族中，一个新兴的民族——契丹人，正日益强大兴盛起来。在以后的漫漫数百年历史中，成为雄踞中国北方的强大部族，并建立了与汉族政权对峙的鼎盛强大的辽王朝。推进这一重大历史进程的伟大人物，便是本书的主人公、辽代的开国皇帝、太祖耶律阿保机。

唐僖宗广明元年(公元880年)初夏，绿水滔滔的饶乐清河两岸，碧草连天，野花争艳。金沙镶嵌的河岸，一个胖乎乎虎头虎脑的男童，正与一头黄牛较劲。这男孩便是日后叱吒风云的阿保机。他扳着一只牛角，全力欲将黄牛牵入河中。可黄牛缩臀蹬蹄，就是不肯下水。牛犟，阿保机更犟。他折下一枝柳条，权做皮鞭狠狠抽打牛背。别看阿保机人小，力量倒是颇大。黄牛负痛，无奈何被阿保机扳住双角拖入水中。喜得阿保机如鱼得水，在河里扑腾扑腾嬉戏起来，溅起飞散的水花。他还不时撩起河水，洗去黄牛身上的泥巴。此刻，阿保机的小脸如绽开的鲜花，尽情地沉浸在欢乐愉悦中。

一骑快马从远处如飞而至，白马映着绿草分外醒目。乘马者一身黑衣，面部套有黑色布罩，只露双眼在外。在水中戏耍的阿保机被马蹄声惊觉，见黑衣人距岸边不过十数丈开外，头戴布罩，感

到奇怪：“哎，你是什么人？干嘛不敢露面？”

黑衣人奔驰中张弓搭箭，对准阿保机下意识地发出声：“小兔崽子，你的末日到了！”手一松，狼牙箭尖啸着飞出。

阿保机虽小，但他是在征战中长大的孩子，自幼习武，多见厮杀，早看出黑衣人是欲加害于他，身子一缩沉入水中。嘭的一声，羽箭射中牛腹，黄牛痛得“咩咩”惨叫。阿保机憋不住，站起来把头伸出水面换气，黑衣人又将第二箭射出，他又疾速沉入水中。这箭射空，贴着牛背划过，一道血口子翻毗开来，顿时鲜血流淌。阿保机知道生命受到威胁，求生的本能，使他机灵敏捷地躲在了黄牛背后，以牛身为屏障掩护自己。黑衣人又连发三箭，全都射中黄牛，此刻，牛血已将河水染红，黄牛也已不支，慢慢倒在水中。阿保机失去屏障，便要性命难保。在这危急时刻，远处又响起了急促的马蹄声。两匹快马飞驰而来，黑衣人不敢再做耽搁，猛加一鞭，纵马如飞逃离，很快隐入柳树丛内不见了。

驰来的两骑随即到达岸边，阿保机认出，前行者是自己的父亲撒拉的，后跟者是叔父岩木。他二人见黄牛身中数箭，血水河水混在一处，阿保机只露一个小脑瓜，大惊失色呼叫：“啜里只，啜里只，你怎么样？”

阿保机腾地从水中跃起，扑腾着水花跑上岸来：“阿爸，阿叔，我好好的。”

撒拉的把儿子抱起来，上上下下打量：“孩子，你当真没事？”

阿保机嘻嘻一笑：“一根汗毛都没碰倒。”

岩木以手加额：“佛祖保佑！”

阿保机回望河中的死牛，嘟起了小嘴，悲戚上脸：“我的大黄完了，再也不能与它戏水了。”

岩木看一眼河中的死牛：“兄长，此次暗下毒手，定是狼德一伙所为。”

“不至于吧，狼德身为乙室部首领，一向通情达理，怎会作出这

等丧尽天良之事。”撒拉的把儿子搂得更紧些。

阿保机眨动疑惑的大眼睛：“阿爸，为什么有人要杀我？”

“你还小，不懂这世界该有多么险恶，长大以后就会明白了。”撒拉的像家族的所有成员一样，都格外喜欢这个聪明勇敢又有几分调皮的阿保机。

岩木将阿保机抱上马：“兄长，我们回帐吧，应即刻向父亲禀明此事，我担心这只是敌人阴谋的一部分，他们未曾得手，定将再次铤而走险。”

撒拉的也有同感，心头愈觉沉重。纵马返回的路上，将阿保机抱得更紧，唯恐儿子有什么闪失。

炭山山脉东西走向，连绵蜿蜒达百余里。山势不高，坡度平缓，植被丰茂，远看像披了一层绿色的绒毡。数百座大小不等、黄白颜色相间的庐帐星罗棋布，错落有致地排列在向阳的山坡上。契丹八部兵马总监“夷离堇”匀德实软寨内的草地上，熙熙攘攘聚拢着几百人，像是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。年近六十的匀德实，怒气冲冲在草地上走来走去。他像所有契丹男子一样，由于生活在马背上，磨练得如野牛一样健壮。权力的魔术师，更使他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。他是八部契丹中地位仅次于可汗的人，夷离堇这一官职非同小可，是契丹八部军马的最高指挥官，其实权明显超过了可汗。他时时刻刻处于发号施令的位置，也就格外显得精神健旺。如今，他面对奸淫可汗庐帐使女的狼仁，握有令出如山的生杀大权。

现场的空气颇为紧张，被两名武士按住双臂的狼仁，非但毫无惧色，反而高昂着不知羞耻的头，一副满不在乎的神色。几十名乙室部的契丹汉子，都在冷眼旁观，有的人甚至蠢蠢欲动。突吕不部首领塔雅克，因与狼德有姻亲，他这一部的人动向难以捉摸。匀德实心里很清楚，今天这桩奸案异常棘手。若换旁人，他上下嘴唇一碰，下令砍头便了。可如今面对的狼仁，乃乙室部首领狼德胞弟，

他不能不有所顾虑。狼德的乙室部在八部中的势力，仅次于他的迭刺部，连可汗的遥辇部的实力也在他之下。尤为不能忽视的是，狼德为人极善交际，人缘颇佳，除与突吕不部沾亲外，与另外几部也关系密切。一旦狼德翻脸，他这夷离堇的宝座便会不稳。可是反过来，面对这事实清楚的奸案，若不敢秉公而断，他的威望便会一落千丈。怎么办？他注意观察着在场所有人的神色，一时未敢轻易做出决策。

一个瘦高个男人悄悄挤进了人群，他的后背全被汗水湿透，不声不响地站在了狼德身边，他是狼德的二弟狼义。

狼德目不斜视，用蚊虫一样低的声音问道：“得手了？”

“风不顺。”

狼德脸上的肌肉抽搐起来：“废物！”

撒拉的、岩木领着阿保机风风火火进来，大家都现出诧异的神色。撒拉的靠近匀德实，在父亲耳边悄声告知。

匀德实听后脸上变颜变色：“当真？”

“孩儿岂敢说谎。”撒拉的把阿保机推过来，“父亲不信可当面盘问。”

匀德实威严地注视着心爱的孙儿：“说，是何人谋害你？”

“祖父，”阿保机一字一板地说，“刺客蒙面，孙儿辨出声音，像是乙室部的狼义。”

众人都把目光投向狼义，人们认识事物的常规是，儿童口中吐真言。

匀德实审慎地再问孙儿：“啜里只，你不会听错？”

狼义背部汗水尚未消失，头上又汗珠滚落：“小兔崽子，你胡说八道！”

这反倒使阿保机更加印证了自己的猜测：“就是他，没错，他在河边也是这样骂我小兔崽子的。沙哑的嗓音，一些不差。”

狼德感到形势严重，一个弟弟尚性命难保，这个弟弟又有性命

之忧。看来不能再消极防守，而应主动出击了，且保住一个再说。他拿定主意，移步走出人群，来到匀德实面前：“大人，可否容我一言？”

“正想听听首领的高见。”

“大人，我契丹虽分八部，但法令归一，律条无二。舍弟狼仁，强淫帐女，犯下死罪，就请处置，何故优柔寡断而犹豫不决？”

“这个，”匀德实倒是坦诚直言，“首领之弟，不比旁人，自当慎重。”

狼德转身面对众人：“诸位，愚弟犯奸，乃在下管教无方，愧对乙室部父老，也愧对八部兄弟。为免夷离堇匀德实大人作难，在下亲手将这肖同胞弟弟明正典刑。”他抽出刀来，回手一挥，斜肩带背，将狼仁劈为两半。

狼仁只说出半句话：“你好狠……”

突吕不部首领塔雅克带头发出称赞：“好！大义灭亲，这才像个为首领的样子。”

众人纷纷对狼德表示钦佩，把他围在中间，争先恐后问候。一时间狼德成了英雄，而匀德实则被冷落在一旁。

匀德实见狼德赢得人心，感到对己不利，高声发号施令：“静一静，本官还有话说。”

但人们围在狼德身边，自顾说长道短，无人理会匀德实。

撒拉的见状，可嗓子喊了一声：“肃静！”

这一下方见些成效，人们听到了。有人已觉不妥，又规规矩矩站回原地。也有一部分人不以为然，甚至悄声反驳：“神气什么呀，受你老子的，我们还受你的！”

狼德出面制止拥护自己的部众：“大家安静一下，听匀德实大人训话。”

匀德实并非庸碌无能之辈，此刻向狼德要害处狠插一刀：“首领大义灭亲，理当赢得众人爱戴。既然如此，首领三弟狼义行凶杀

人，亦被我孙儿指实，也请首领一并处死吧。”

狼德岂是等闲之辈，沉着回应：“大人之命，敢不是从。只是令孙少儿之言，未足轻信。且他亦自称对谋杀者只闻其声未见其面，难保无误。人命关天非同儿戏，容在下将舍弟带回帐中细细勘问，倘若属实，决不宽贷，诸位以为如何？”

人们刚刚目睹了狼德大义灭亲的壮举，对其在阿保机遭谋杀一事上能秉公而断深信不疑。纷纷表示同意：

“首领言之有理，阿保机乃一儿童，其言不足为凭。”

“狼义交首领带回料也无妨，审问明白，他自会按律处理。”

.....

大势所趋，而且也不能立即拿出确凿证据，匀德实也只有顺水推舟了：“好，首领问个水落石出后，还望尽快告知。”

“大人放心，三日内必有答复。”狼德回答得干脆。

一场没有硝烟没有刀光血影的战斗，一场唇枪舌剑短兵相接的战斗结束了，人们散去了。匀德实感到万分疲惫，席地而坐，顺手拔下几株马莲草，送到口中咀嚼。撒拉的、岩木都知道，这是父亲思考重大问题时的习惯动作。二人谁也不敢言语打扰，只是肃静地侍立在一旁。

匀德实的妻子萧月里朵，轻轻碎步从帐内走出，将孙儿阿保机搂在怀中，细气低语地问长问短。孙儿险遭不测，使她实觉后怕。她见丈夫半晌无言，忍不住说：“老爷，坏人断不会就此罢手，你给噶里只派两个护丁吧。”

匀德实如同未闻，照旧凝思。

撒拉的感到有必要提醒了：“父亲，适才狼德虽说手刃了胞弟，但却赢得了人心。他的狼子野心，也昭然若揭。狼德实为劲敌，不能掉以轻心哪！”

岩木也随之开口：“近来儿亦风闻，各部对父亲渐有议论，对我部久居夷离堇之位显出不满，而据悉皆因狼德挑唆所致。”

匀德实还是不开口。

岩木有些沉不住气了：“父亲，狼德乃心腹之患，待儿我去除掉他。”说罢，转身便走。

“你与我站下。”匀德实总算开口了，厉声断喝。

“父亲……”

“莽撞！”匀德实教训道，“为父心中岂能无数，那狼德觊觎夷离堇之位已非一日，然其极善笼络人心，又相当奸诈，防范甚严。他本人勇武难当不说，四大护卫皆为百人敌，你去不是送死吗！不是授人以口实吗？不是要断送我全家的前程吗？”

岩木不服：“父亲，养痾成疾，隐忍不发实不可取，有道是先下手为强。”

“下手亦需周密谋划，岂可草率行事。”匀德实已是深思熟虑，“目前为父大权在握，何必你去冒险行刺，尽可从容用计除之。”

撒拉的显然赞同这一方略：“父亲之言实为上策。”

“但不知如何用计？”岩木问。

匀德实对妻子一挥手：“你去软寨外守望。”又对二子一招手：“你们过来，为父……”

阿保机歪着小脑瓜，注视着祖父、父亲、叔父三人凑在一起，靠得很近很近，声音很低很低，那严肃的表情，神秘的样子，觉得所说定然很不寻常。

夜幕低垂，狼德议事的牛皮大帐内，灯光幽暗，看不清人的脸。契丹八部中的五部首领，都聚集在这里。一件关乎人们生死存亡的大事，还在议而未决中。

狼德鹰隼一样的目光，逐一扫视着在场每个人的面部。有的对他故意视而不见，有的把脸扭向一旁，有的木然呆板毫无表情。

狼义再也沉不住气了：“你们，好屁瘪屁总得放一个呀。”

塔雅克不满地瞥他一眼，鼻孔中哼了一声。

狼德赶紧训斥弟弟：“不得无礼！此等大事，总得让各位首领

三思而定。”他想让塔雅克领个路，冲塔雅克一笑：“亲翁之意如何？”

对于狼德的提议，塔雅克心中实在犯难。当狼德乍一提出除掉匀德实，他大为震惊。接下来听狼德历数匀德实如何霸道，迭刺部如何久居夷离菟之位，又引起共鸣，感到狼德说出了自己心里话。不过他只是觉得匀德实该下台了，要其性命暗下毒手总有些不忍。做为狼德的儿女亲家，他明白狼德想让自己开口打破僵局。但他又实在不愿做这只领头雁带路羊，他担心万一事情败露会对自己不利。人本来就是自私的，塔雅克吭吭哧哧答道：“此事，我想，你我沾亲，还是先听听诸位首领的高见。”

狼德大为失望，但也不便当众发作：“好吧，其实亲翁之意已不言自明，是亲三分向，是火热于灰，他会不帮我的忙吗。各位首领，请逐一表态吧。”

各部首领还你看我我看你，面面相觑。狼德明白非使“杀手锏”不可了，他向狼义使了个眼色。狼义会意，转身出帐，旋即引领五十甲士入帐。每人怀抱一柄三环鬼头刀，真个是杀气腾腾，令各部首领不寒而栗。

狼德淡然一笑：“诸位首领，杀手业已齐备，如箭在弦不得不发。今夕我等在此密谋聚会，若放过匀德实，日后他绝对放不过诸位。如今各位首领想要撇清亦是枉然，赞同与否速做决断。夜长梦多，万一走漏风声，便画虎不成反类犬，怨在下不能久候了。”

各部首领怎能不明白，这是下达了最后通牒。如今是上了贼船下亦难，事情明摆着，若要反对，狼德肯定要灭口。这些人原本都对匀德实不满，面对此情此景，也只有下狠心铤而走险了。

突举部首领抢先表态：“既来共议大事，焉有反对之理。”

其余几部首领随即纷纷开口，支持狼德采取行动。

狼德脸上现出得意的笑容：“好，既然诸位首领与我同心，请共饮鹿血酒盟誓。”

狼义早把一切备好，一方漆盘托上，银盏内血酒猩红，人们共同端起，同时饮下，亮亮盏底，表示了决心。

狼德放下银盏，庄重地向狼义下达命令：“立即行动，按计划行事。”

狼义响亮地回答一声：“遵令！”

灯下，匀德实正手握狼毫挥笔疾书。他在给浦古只写信，这是他与两个儿子商定计划的一部分。匀德实父子决心铲除狼德这一最大的威胁，计划分三步实施这一宏伟目标。第一步以谋杀阿保机罪处死狼义，第二步以狼德纵容之罪撤去其首领职务，第三步在狼德成为平民后，再派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其刺杀，彻底拔掉这颗眼中钉。而要实施这一计划，必须获得浦古只的支持。浦古只虽说已近古稀之年，由于他是匀德实前任夷离堇，而且在位长达十年之久，在位时且又政绩卓著办事公道，深得八部贵族拥戴，在契丹八部中享有比可汗还要高的声望。因此，他的一言一行，仍可以左右契丹的大局。所以匀德实要先造舆论，写信列举狼德的桩桩罪行，使浦古只对狼德产生反感，然后才好深入进行。他将信写毕封好，叫过第五子岩木：“你连夜送往浦古只大人皮帐，不得有误。”

岩木将密信贴胸收好：“父亲放心，儿我决不会有失。”

岩木走后，匀德实始觉疲倦袭来，打个哈欠，意欲进后帐安歇。第四子撒拉的入帐来禀报：“父亲，狼德来访。”

匀德实大为诧异：“天色已晚，他来做甚？”

“此人诡计多端，父亲当刻意提防，切不可掉以轻心。”撒拉的叮嘱。

“为父自有道理，且看他耍什么花招。”匀德实不把狼德放在眼里，“请他入帐。”

狼德无限虔诚地随撒拉的入内，躬身一礼：“大人，深夜造访，唐突打扰，请见谅。”

“给首领看座。”匀德实吩咐儿子。

不待撒拉的移过木机，狼德忙说：“不必了，在下奉可汗之命，请大人即刻前往鄙帐。”

“何事？”

“咳！还不是为我那不争气的弟弟。”狼德无可奈何的口吻，“可汗闻知舍弟有谋杀令孙嫌疑，甚为重视，不许在下自行审问，请来各部首领，要与大人会审，以免在下做假徇私。”

匀德实微微一笑，心说你狼德的鬼把戏，岂能瞒得了我，分明是买通了可汗与各部首领，也好救狼义不死。我倒要看看他们是如何为狼义开脱。当即应承：“既然是大汗之命，本官怎敢有违。”

撒拉的感到突然，忍不住提醒：“父亲，大汗一向少理政事，今日突然对此案这般关注，有些反常，还请三思。”

匀德实欣然一笑：“想必是首领一番苦心，方请得大汗过帐，为父怎能让首领失望。”

撒拉的也未料到父亲会有凶险，只是又叮嘱一句：“还望父亲早归，以免孩儿悬挂。”

“放心就是。”匀德实冠带整肃，也不理睬狼德，径自出帐。

狼德脸上毫无表情，内心里却是连声念佛：“真是佛祖保佑，匀德实上套了，这一去管叫他死无葬身之地。”

狼德的皮帐，在迷蒙的星光下，犹如一座硕大的土冢，幽暗的灯光，像鬼火一样闪烁，使匀德实有了几分恐怖感。他在帐门止步，对一路上未曾理睬的狼德客气地相让：“首领请。”

“大人为尊，在下岂敢占先。”狼德为匀德实掀起帐门。

匀德实不愿被狼德看出胆怯，昂首阔步入帐。目光扫处，见到了塔雅克等几部首领，注目正中，却不见可汗身影。再看各部首领，一个个面无表情，如木雕泥塑，并无一人起身与他见礼，这实在太反常了。匀德实疑虑地发问：“大汗何在？”

“你回头看。”

匀德实身后传来熟悉的说话声，一时间又想不出是何人。愈

发疑虑地回转身，这一看非同小可，十足地令他大吃一惊。只见应当被审的狼义，手执光闪闪、冷森森的宝剑，正向自己走来。他情知有异，未免有几分慌乱：“你，你要做甚？”

狼义一个字一个字从牙缝中蹦出来：“我要你的老命！”话落，人到，剑到，“噗哧”一声，直刺匀德实胸膛，剑尖透出后背。

匀德实艰难地举起手，痛苦地扭曲脸：“你，你们，好卑鄙……”随着狼义将宝剑拔出，匀德实“咕咚”一声栽倒在地，顿时魂消气绝。

塔雅克赶紧闭上了双眼，不忍再看。他似乎难以相信，这位在契丹八部身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匀德实夷离堇，就这样说死便死去了，该不是一场噩梦吧？

“列位首领，”狼德以胜利者的身份与口吻，又抛出一番令众人如闻惊雷的宏论，“匀德实业已身亡，此乃他罪有应得，咎由自取。然其子孙尚在，有道是斩草不除根，终究是后患。请各部速调一百甲士，交与舍弟狼义集中指挥，连夜行动，将匀德实全家，不分男女老幼斩尽杀绝，以免日后复仇。”

这番话将塔雅克从迷茫中惊醒，他万万没料到狼德竟是这般凶残歹毒，塔雅克一想到匀德实全家就要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，心儿都在战栗。

狼德见众人似乎没有反应，口气严峻起来：“各位首领，请各派从人火速传令搬兵吧。”狼德的如意算盘是，各部共同参与对匀德实子孙的屠杀，血债人人有份，免得哪一部日后反悔。

各部首领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明白如今是成了狼德的人质了，只能被他牵着鼻子走了。每位的随从都在身边，只好各自下令吩咐他们回去带兵。塔雅克的随从康召是汉人，用汉人做亲信，这在各部首领中还是唯一的。康召文可七步成诗，武可力敌万人，深得塔雅克信任。康召见主人迟迟不语，便问：“首领，我们是否也去领兵？”

“依你之见呢？”塔雅克低声反问。

“恕在下直言，狼德所为似太过份，首领不当卷入太深，还是留一条退路。”

塔雅克心中一动，若有所思。偶然间一扭脸，发觉狼德那贼溜溜的目光正注视着自己，似乎不信任，心中涌起反感。

狼德看出塔雅克有不满情绪，毫不客气地叮了一句：“亲翁，一百甲士是非来不可的。”

塔雅克压住不满，不露声色：“那是自然，在下即刻派康召回去调兵。”他对俯身倾听的康召低声吩咐：“马上去报信与匀德实家小，要他们火速逃命。”

“小人明白。”康召领命出帐。

狼德眼珠一转，感到仍难放心，传令狼义：“带五百铁骑，先行将匀德实软寨包围，不许放走一人一骑，待各部人马到达，即率众冲入斩尽杀绝。”

刚刚出帐的康召，恰好全听在耳中，不由得分外焦急。出寨门跨上快马，狼加一鞭，直奔匀德实软寨。

此刻，岩木去浦古只处下书刚刚转回，获悉父亲去了狼德皮帐，正在埋怨撒拉的不该放父亲前往。康召突然来到，岩木便有一种不祥预感。将康召让进大帐便问：“将军如此神色慌张，莫非有何变故？”

康召喘息未定：“大事不好，令尊遇害，我家首领命我报信，你全家老小火速逃命去吧。”

“什么！”撒拉的奔过来惊问，“将军此话当真？”

萧月里朵领阿保机从后帐冲出，她听到噩耗已是泪珠滚落：“康将军，大人他为谁所害？”

“自然是狼德那贼子。”康召急了，“情况紧迫，不容细讲，狼义带兵随后即到，抓紧逃命吧，晚一步只怕就难以脱身了。”

“不！你要把话说清楚。”岩木对康召也有三分疑心，“你家首